

第二屆「亞洲地方議員論壇」(ACF)、  
2017年「全球地方議員論壇」(GCF)暨  
「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」(TCF)年會  
時間：2017年8月26日，15:30-17:00

地點：臺北市議會3樓

B1場次：友善的監督

主持人：

丘昌泰 元智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

與談人：

丁仁方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

汪明生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

紀俊臣 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兼公共事務系教授

張壯熙 華梵大學副教授兼總務長

林亭君 台北市議員

陳光軒 苗栗縣議會議員

丘昌泰：



現在我們進行 B-1 場友善的監督，這個監督不要動武，要非常理智的，非常

有學問的，彼此相互監督，產生正面的力量，我想這是我們這一組最重要的討論主題。同時，我覺得台灣社會目前必須要學習正確的監督方法，產生正面能量的監督方法。

我們今天有很多學術界的先進，以及我們從事民意代表工作的議員在場。我們先請學者來做一個開場白，提供一些看法，我們先請丁仁方丁教授。丁教授其實是我多年的好友，他現在台南成功大學政治系擔任教授，他的研究做得很好，對台南政治生態瞭解得非常的透徹，這幾年來，他對兩岸關係議題的研究也非常的深入，今天他遠從台南過來，應該是賣趙永茂、紀老師的面子，在這裡非常的謝謝！

丁仁方：



主持人，在場的貴賓及台上幾位與談人，非常的榮幸，今天來參加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論壇，很少能夠看到能夠結合學者和議員一起，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，非常有興趣，所以特地一大早，就坐早班車從台南上來，坐在這邊聆聽，一方面追隨我們紀老師，到現在為止也學習到很多。

我今天要提四點觀察，跟四點建議，提供給與會先進來指教。長期關注台灣的府會關係，大概都可以注意到一些結構層面的問題，恐怕也不完全是議員個人的意願，他其實是受到這個結構層次的影響。

我第一個觀察，就是因為台灣府會之間的資源非常的不對稱，所以它的這種關係，有一點像國際政治中大國跟小國的關係，小國跟大國，一般我們說有兩種策略，一種是依附，一種是對抗，現在我們講有第三種策略，就是所謂的平衡，平衡其實也是一種低度對抗，其實你看台灣議會和政府之間，常常會出現一些比

如說在縣市政府行政部門很核心的議題，就會反映出這樣一個結構，所以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其實說是有所本的去監督，其實有一個本質上的限制，這是第一個觀察。

第二個觀察是，我不敢說台北，我說的是台北以外的，特別是在中南部的一些議會的議員，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耗在選民服務上，所以這變成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，比如說我們台南市的議員，他的當選與否，他的募款能力，跟他問政的好壞，基本上沒有太大的關聯，這是我必須要這樣講的。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，議員服務一定要做好，行有餘力，再把問政做好，這是我的第二個觀察。

第三個觀察，像台南市是從省轄市升格到直轄市，所以市議員的助理現在可以拿到6個助理的名額，本來我們期待說，議員給他的經費多了，他應該更傾向專業的問政，更聘一些法案的助理，結果實際上，我昨天還特地問了一下我們跑議會的記者，他說現在我們台南市有55個議員，6個助理名額還沒有聘滿，有的是用親友去兼的，真正有聘到法案助理的議員不到10個，其實有一些人是有心，但是沒有很認真地就一些議案做研究，某種角度，就是結構性所產生的問題。

第四個觀察是台南市議會特有，但其他議會也有這樣情況。特別是賴清德上任之後，因為他的風格，使得議會政黨對立的情況在加深。所以台南市議會，是全台灣最糟糕的議會，因為議員有很多都是我的學生或朋友，以前我們不管藍綠都一起吃飯，現在我如果參加甚麼活動，碰到藍的議員，綠的議員進來，不跟藍的議員講話。更扯的是，同樣是綠的議員進來，綠的議員也不跟綠的議員講話，藍的議員也不跟藍的議員講話，這是很奇怪的事情，這種政治對立在議會裡面強化，這也是我們面臨到的一個問題。

從我剛剛講這些結構面跟動態面，回到今天講到的一個主題，我有幾點建議。

第一個建議，就是我覺得我們議會中，一些比較有建設性的意見，我感覺比較像我們講政策學習時講的，如果沒有涉及到核心利益，或是沒有涉及到邊緣利益，屬於一種比較中間性的，比較有政策學習，比較沒有太多的衝突，那時候我們要怎麼做呢？其實我們可以來呼籲，像一些學者提到，就是設置一些專業論壇來規範他們，可以在一些議會裡面，創造一些平台，制定一些規範，讓議員更促進彼此的學習，讓他們的質詢、監督更有效率，我覺得這是可以期待的，這是第一個建議。

第二個建議是，我看到我自己以前在台南帶領的一個民間的協會，想要監督市政，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根本的困難，就是市府的資源太多，我們幾乎被市府的資源綁住，可是這幾年，我感到像台南一些青年的朋友很積極的參與問政，去年10月，有一個叫做台南新芽，社會民主黨前秘書長嚴婉玲當時特地跑到台南，去成立一個新的平台，很積極的去問政關心。我覺得這樣一個專業的公民論壇，很值得去鼓勵，如果這種平台，越來越多的話，我認為會對我剛剛講的議員，產

生更大的壓力，希望他們在服務之外，能做好更專業的問政，這是第二個我希望這種公民團體能夠發揮影響力。

第三個，當然這有一點老生常談，說實在與其寄望議員來發揮影響力，不如來寄望其他力量來發揮影響力，所以第三個就是寄望我們的媒體，能夠發揮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，比如有事沒事，對一些議員做一些客觀的評量，我相信這個可以敦促議員能夠更有效的去監督。

第四個，當然最重要的是，我們的選民跟議員要有更多的自覺，因為時代在變，潮流在變，如果不去迎合這些新的發展，我覺得很多議員，慢慢就會被超越，被時代給淘汰。這個自覺性，相當程度也需要我們有一些力量去督促它。不過像我們學者的呼籲，公民團體的呼籲，我相信以現在這種問政方式，議員也都面臨很大的壓力，不斷在調整。我覺得選民也是一樣，如果議員只是在做服務，沒有專業問政的話，我們怎麼能夠期待我們的議員，對縣市政府能夠發揮很好的監督力量呢？這實在是應該我們一起來倡導的。

以上是我的四個觀察和四個建議，不是非常的成熟，在這裡就教各位先進，報告完畢，謝謝！

**丘昌泰：**

謝謝我們丁教授非常清楚的發言，第一個就為什麼沒有辦法非常友善的監督，理由就是基本政治結構上的問題，包括第一個就是府會的資源不對稱，我們的議員沒有錢，沒有權，那只有兩條路，一條就是依附，另外一條就是對抗。第二個就是選民的要求，要做選民服務。第三個就是議員覺得既然選民服務重要，那就沒有必要聘用法定的立法助理。第四個就意識形態，藍綠的對立。

丁教授又提出幾個建議，我覺得也很好，第一個有一些比較中間性的議題，而且不涉及黨派的議題，比較容易友善監督，比如說發生地震災害，每個人都會支持，像這些議題，就容易取得最大共識。第二個是年輕團體、公民論壇的出現，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。第三個新的媒體，特別是社群媒體，發揮了很大的重要的關鍵力量。第四個就是選民本身的自覺，這一點，我覺得台北市議員相對起來，問政就比其他縣市輕鬆多了，有一些議員根本就不需要做選民服務，只要在電視上講健康養生就好了。台北市議員真的很幸福，以前我記得新黨幾個議員，都是我的朋友，他們還做甚麼選民服務？沒有欸，他就是好好問政好好表現而已。

接下來我們請汪明生老師來談，汪教授談完以後，我想把這個棒子交給我們的議員好不好，因為我們很難得有一位從苗栗來的議員，請問一下他的看法，汪老師請。

**汪明生：**

謝謝主持人，丘副院長好像現在又升官了，是丘院長了。幾位議員，在場的各位先進，首先有幸來參加這個論壇，我也覺得蠻新鮮的，在座有多位是多年的

好朋友，簡單講，我長時間待在高雄，在過去很長的時間，大部分是待在家裡，在場有幾位好朋友都知道，我比較往外走，是在過去的二十年在南部推進兩岸交流，兩岸當然又是一個大議題，可能又有一些複雜面向。

我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材料，各位可以看大會手冊，翻開第 193 頁，裡面大概是去年參加一些會，然後把它整理，這些東西就是在今年台灣的都市計畫期刊，有機會去投稿，就被接受了，因為我也不年輕，所以有很多東西，我也沒有辦法考慮得這麼細緻。

我要談一個其實蠻重要，但是現在蠻沉痛的話題，就是台灣存在的南北差距問題，當然從年輕的時候，所謂的年輕差不多也就是快要 30 年前，因為我本來是台北人，後來美國回來才到南部，從對南部的好奇觀察，用心接觸，或者認識了解，很簡單的講，從正面解讀，因為我在南部待的時間比較久，所以從南部的角度來認識公共事務，如果我冒昧講得有不對的地方，還請各位包涵，南部看到的是台灣的真相，北部看的是台灣的表象，這話講出來會得罪台灣的一缸人，但是認為就是如此。

南部是台灣的真相，北部是台灣的表象，因為上個月台中的人口已經超過高雄，但是整個高雄除了陳菊出來講，因為國民黨重北輕南之外，整個高雄是沒有聲音的，不用講，北部是全台灣的首善之區，最重要的，但是除非把南部的問題改變，不然整個台灣會糾結一起，因為台灣的政治問題，大部分都在南部，南部的問題又是甚麼？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來談，我們希望台灣的不只是地方政治，包含我們這個論壇講的議會民代，我們希望整個台灣真正走上一個，學界所講的所謂的善治，我想這方面可以探討很多，剛剛也講很多，但是還是要面對真實的情況，來這邊我可能不打算講太多，我們至少講我們真正希望像這場次講的善意監督。

所謂的善意，應該講在過去的 5 年，大約 5 年，也就是從太陽花年輕世代，大概已經開始了，算是覺醒，也上了檯面，現在大家口口聲聲要關心到年輕人，年輕人本來是一張白紙，年輕人也是一個國家城市的未來，怎麼樣讓他們去認識？這當然可能是教育的工作，但是這個教育的工作在這個時代，可能幾乎講有一點緩不濟急。

因為現在台灣的大學，可以說大概可以用一塌糊塗來形容，但是台灣的大學，這 20 年來我們只有一個條件可以具備，就是我們的師資還算不錯，除了師資，我認為其他都不夠，都老早偏離正常，當然所有這些問題的結，有稍微會觸及到剛剛我點到的這一點，今天我準備就是要談這個。

我認為大部分這些問題的結，就算不是百分之一百，也有百分之八九十以上，問題的結，其實就在兩岸問題，現在我也認為快呼之欲出了，我們希望台灣的公共事物，能夠走上一個正軌，我覺得用正面解讀的話，藉由這個非常難得刻骨銘心的機會，把問題搞清楚，但這個也是時間不夠，在我提供的材料裡面在 192

頁，應該講台灣這 30 年的變化，跟全球化以來，當然現在也包括大陸的變化等等，其實我們可以從剛剛抽絲剝繭這些類似的地方，假如我們可以把它理順，就是用學界來講是建模型，當然建模型又是一個大工程，但是這個工作至少我們是認為應該努力的，甚至大體上我認為是可以做到的。

我相信在座的各位，尤其在北部大多數的人，都很熟悉大陸，跟南部不一樣。大陸當然他們問題也非常多，當然這個當中，不管內部外部，有些東西他們也在變化中，但是不管怎麼樣，台灣是走在前面的，台灣是一個微型中國，至少我個人抱持的態度是，過去台灣有非常傲人的經濟，那不用講，對自己也好，對兩岸也好，對東南亞也好，都指引一個正確的方向，但是這 30 年，概略來講，就是我們這個不成功的政治，或者說直接來講，就是我們的民主。

至少我們現在看到從全球化以來，原來西方的民主，我們重新認識以後，它有一些他要檢討修正的地方，我記得我剛回台灣的時候，北部的，抱歉我直接講，北部的政治學界，把民主選舉民主政治，描繪得非常的美好，高唱入雲，差不多 30 年前，喊了將近 10 年。

現在應該回過頭來，我們不去檢討，不去批評，而是把一個一個的案例，把它搞清楚，我剛剛已經提了一個具有挑戰性大，但是也是比較容易的工作就是建模型，那就不是光社會科學，連理工也要把它納進來，因為大部分的議題都是跨領域的，把模型一個個建立起來，把它搞清楚，至少我們是這樣認定的，絕大多數的問題當他搞清楚，就不難解決，我們現在大多數的問題，都搞不清楚，抱歉我必須這樣子直接講，在政治裡面，幾乎大家都不想把問題搞清楚。

把問題搞清楚以後，我想變得大家都要改變，甚至好像最近這兩年的政治語言，抱歉我對政治可能不是那樣的了解，但是這兩年政治語言，就是水退下去了，就可以看到誰是光屁股，大概類似就是這個想法，把問題搞清楚了，應該講是非重要的。

所以我自認很驕傲我是在管理，管理裡面談的就是把問題搞清楚，但是也很遺憾，台灣這半個世紀來的管理，都圍繞在經濟跟企業，也就是只談企業管理，變成台灣的一般社會各界，甚至連學界一談到管理，腦袋想到的就是企業管理。可是台灣的發展，尤其是政治民主化以來，我們大部分問題，根本不在經濟，我的看法問題也不在政治，我們的問題其實是在社會，這是我的概略的看法。

南北其實就是一個社會問題，我們現在看到的年輕世代，我們要對外接軌，甚至全球化以後，我們看到很多問題，其實大概講，台灣這 30 年普遍忽略了社會，問題是出在社會，南部是處在全不同的發展階段，我提供的材料，當然也比較直白，南部基本上是在傳統階段，甚至是在原始階段，新竹以北是現代。

尤其是像太陽花這種青年人，他們當然希望介入，他們希望躍上檯面，他們對於未來當然有很大的寄望，大概就是在這二三十年，也就是在台灣最好時代出生的年輕人，幾乎到剛剛成年，所謂的成年大該都在現在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，

多半是在挫折中的，為什麼，因為大部分的訊息，坦白講很少去注意他們，那也實話講是因為台灣裡面這 30 年所謂的民主，忽略了選民這一塊，我們大部分的民主政治，都是著眼在政黨跟候選人，正面的，像新竹以北，會從政見去著墨，在場的人可能知道，以高雄的選舉來講，是不用政見的，現在在高雄看到幾個市長的看板，沒有一個是有政見的，講的都是非常溫暖的，看了就感覺很好的，只要這樣子就會有票。

那問題出在哪裡？不要去怪政黨的候選人，是因為選民的問題。很簡單的講，在半個世紀以來，南部，我想台南也差不多，這個應該丁教授比較了解，至少高雄的情況，半個世紀以來，有條件有企圖或是頭腦比較好，比較優秀的，多半都到台北來了，雄中畢業的學生，八成以上一去不回，到了北部以後，他不會再回高雄來，這種情況有半個世紀多，那你想想看，留在高雄的人口會怎麼樣？

它的結構老早就失衡了，如果我在這邊講得不對，當然也是接受批評，高雄根本不適合民主選舉的，不管哪個政黨來，都會做得比現在好，他不必再經營選票，政黨內部總有監督，就算是一種利益的平衡，也都比現在好。南部跟北部更是處在不同的階段，台灣主政是在北部，台灣的面子工程是在北部，大部分的台北人，抱歉，我還是在台北人，我在台北還是有家的，我還是有台北的情結，雖然我大部分還是在高雄。

我認為台北人，坦白講很感慨，差不多都在國王的新衣，為了要對國際展現，他又是台灣的首善地區，在各種面向，我們看起來都是面子工程，比裏子還要重要，但是台灣經過這 30 年，兩岸大概是這 20 年，面子不能說不重要，尤其是在台北，但是裏子也一樣重要。

裏子的問題，就是我們台灣內部的問題，我們台灣內部的問題，我還是用簡單的這個圖，南部和北部根本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，時間關係我就不在這邊講了，我只跟各位報告，可能有一點點唐突，我提出來邀請，大概在今天的 11 月初，我們會在高雄辦一個兩岸的活動，至少這是我個人 20 年來一直的堅持，兩岸不必糾纏主權，統獨是選舉弄假成真的一個話題，大部分人關心的是發展，何況台灣現在已經發展不太好了，有良知有理性的人，應該把正確的方向指出來，就是回到發展。

回到發展，它當然需要一個努力的過程，只有這樣，它才是釜底抽薪，不然的話，根本問題不解，變成 20 年都在忙面子的工程，難道我們還要再糾纏這個問題還要 20 年嗎？何況台灣的局面大概維持不了那麼久，很快就有變化了，已經到了一些很根本的東西，所以要提到前面我一開始提的，我們希望台灣的民主政治，他是一個正向的，他是一個能夠引領的。

但是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裡？有這個機會很難得，我就直白講，其實是出在人口結構，就是選民這一塊，出了問題。新竹以北沒有甚麼大問題，因為新竹以北，概略來講，他是現代的或是比較後現代的，可是濁水溪以南，跟新竹以北，完全

是兩個世界，可是很少北部人，對這一塊去關心、去了解，為什麼？我自己也曾經是北部人，我到現在還常回北部來，對於南部包含我們的離島，這個已經吵吵鬧鬧 30 年了，根本的這些問題，假如我們台灣自己不能解，很冒昧講了又很犯忌話，如果我們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的話，恐怕就要別人來解了，這個當然就很感慨了，我簡單的報告到此，謝謝！

**丘昌泰：**

謝謝我們汪教授，他非常深入的談話，事實上，我認識他也有二三十年了，二三十年前，他就已經在講南北差距，到現在還是在講，雖然高雄有進步，比如說我在上一場(A-2)，有高雄市議員充滿了樂觀，捷運從紅線黃線輕軌等等。

反而是台中越來越鬱卒，我對剛剛汪教授講的看法有不少論點，不少論點我是非常的贊成，比如說一個唸到博士學位的人，你在高雄市除了學校，你哪裡能找得到工作？我到嘉義市，問一個拿到碩士的人，能不能拿到工作？他們說可以，只有一條路，就是高資低就，就是你用碩士學歷，去找一個大學畢業的工作，所以整個台灣的區域發展，有非常大的失衡，這點剛剛汪教授的看法真的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。

只是今天我們談的是友善監督，若以這個主軸，來整理一下汪教授的看法，其實他有一點和丁教授講的一樣，很重要，那就是選民，要回歸到選民本身，到底你要的是甚麼？當你要的是政治，整個議會議員從事的一定是政治活動，做選民服務嘛，喝酒嘛，搞關係嘛，所以他講這個選民的政見，對地方建設的需求，這個確實可以和我們丁教授看法結合一下。我們現在是不是請中部苗栗來的陳議員，我們非常希望聽到新竹以下的意見。

**陳光軒：**

主持人丘院長，所有在場學術界的教授跟議員，我跟南部北部比較沒有關係，大家都會戲稱我們苗栗是苗栗國，前一陣子有出現一位國王劉政鴻，但是我的狀況比較特殊，我是第一次當議員，我是 2014 年當選，過去也是在台北當幕僚，老闆是現在駐日大使謝長廷，我自己本身是苗栗頭份人，後來也是一些因素，我自己也不是很願意，因為如果說站在政治利益的考量，在苗栗從政，其實對年輕的政治人物來說，不是一個很好發展的地方，但是基於說身為政治工作者，來看自己的家鄉的政治文化，政治生態，一天比一天還要惡化，所以才有感而發，覺得這個地方，應該看能不能真的做一些事情而試試看，最後才會回到苗栗這個地方從事選舉。

剛剛丁教授有提到，我們過去的議會的監督，傳統上就依附跟對抗，一個較新的概念是平衡，在苗栗基本上，我會更在意的東西，就是基本上我們看不到甚麼對抗，因為民進黨跟國民黨的席次差距很大，要對抗可能也很難，過去一直以來，我們處於的狀況，比較屬於平和。

苗栗真的是比較特殊的地方，從新聞的角度來看的話，過去 23 年來，如果有在看報章的話，大概都知道，我們苗栗過去 23 年，我們的總預算完全沒有刪除過，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來到這邊，可以跟大家來分享，也是跟大家順便報告一下，我們苗栗議會實際上的狀況。

其實 23 年來從來沒有刪過任何一毛的預算，不是所謂的府會和諧，是監督上有一點失衡，更重要的是利益結構，利益之間的勾結，講好聽一點，是府會和諧，講白的互相之間，不管是政治上、金錢上的利益盤根錯節，不要說是 23 年，可能是 30 年、40 年、50 年來一直都是這樣。我們最老的議員有當 9 屆的，我還沒有出生，他就已經在當議員了。

我們在議會，我去年曾經在議事中，針對總預算，希望說有一些比較實質上的討論，不合理的地方，我們應該要求必須要刪除。在苗栗那個預算書完全是沒有在打開的，一直是整網綁在那邊，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，是從來沒有開封過的，一直都是這樣子，基本上針對預算是逐條討論的，我曾經提出過非常嚴正的抗議，因為議長沒辦法主持，我們的主席是現在副議長，但是不論是議長或是副議長，都是會跟你一直強調，我們大家要維持府會的和諧，不要這樣子，縣長又要請吃飯，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，你這樣子大家都沒有辦法吃飯，你要逐條審查，我們審到天黑都審不完。

我常常舉例，人家台北審到跨年夜都可以繼續審，為什麼我們苗栗，從早上到中午就受不了？但是沒有辦法，我一個人，沒有辦法對抗 30 幾個人，所以我經常就是很悶，我就覺得雖然我跟他們是同事，但是好像跟他們是不同空間，不同領域的人，每一次最後我都只有表示退席抗議而已，我說我沒有辦法為這樣子的預算案做背書。

我剛剛講的是我們議會目前的現況，剛剛也有討論到議員的服務問題，其實現在的選民是非重視服務的，所以可能會經常碰到以服務為主，專業問政為輔，甚至是完全不做專業問政的，但是以我一個實際上青年參政，尤其又在苗栗，我自身的經驗，我覺得要去改變社會，改變這個地方政治文化的企圖。

如果站在我的角度來說，既是民進黨，然後在地方上又不是政治世家，過去又沒有任何基礎，以前又長期在台北，後來才返鄉從政，照理說，主客觀的條件，我都不可能當選，但是我當時下了個決心，就是這個地方他過去的沉疴很多，藏汙納垢的東西也很多，如果說我要用過去那一套方式去經營的話，很快的不是我腐敗，就是我選舉根本就選不贏，因為基礎上根本就不對等。

所以當時我的想法就是既然如此，應該是要去衝撞傳統的那種文化，所以我過去還沒有當議員，乃至於現在我在當議員的這樣一個過程，地方上的經營，基本上，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，傳統政治上應該怎麼樣做，尤其是民意代表要怎麼做的那些方式，我全部都不做。你叫我包紅白包，我也沒有包，比較抱歉，林議員在這邊，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麼在經營，但是我是在講我自己的經營方式，我

選舉的時候，我不插旗子，不跑宣傳車，然後我不炒米粉，所有你想得到的傳統方式，當然也不買票，這些我都不做。

當然在選舉過程中我會遇到很多的挑戰，有一些選民，門一打開直接就說多少錢？我說甚麼多少錢，五百一千我都說沒有，那他就說你不用選了，我就說沒關係，謝謝指教，但是我會去一直提出一些新的想法，當然選民很多時候是不看政見的，但是我會企圖用一些比較吸引青年來關注你這個人的方式，再去帶你的政見，比如說我辦一些電影會，或者說我辦一些音樂會，我辦電影會辦音樂會的目的，是想要傳達我要做的一些政見，或者我想要做得一些事情，當你辦了一些活動，他們就會到現場，他們就可能就會去聽你想要做的事情，進而去認同你的話，這個是我的經營方式。

但是我覺得在苗栗，如果你要去做監督的部分，我比較希望朝一個方向，就是說我剛剛也講過，在苗栗是完全沒有在刪預算，我發現有一個很嚴重很根本的問題，就是我們議事的進行，根本就是一個完全不透明的議事程序，我們的議會裡面的內規，就有明定說不得旁人旁觀、錄音、錄影，也就是說，當我們這些民選的代表在問政的時候，民眾不得而知我們都在幹嘛，所以我認為一個很根本的問題，就是當大家都不知道我們這些代議士在幹嘛的時候，就可以在裡面胡作非為，不用擔心有觀感不佳的問題。我一直以來長期在推一個東西，就是推動議事透明化。

如果我們要好好監督政府，應該先讓人民知道我們到底都在幹嘛，我一直在推動議事透明化，我們的議會，實質上要有議事的預告，會後的議事錄，每個議員一言一行，都要有記錄，議事錄要公告在網站上，在目前為止，苗栗市沒有，更遑論是議事直播，我也提案過很多次，但是提案歸提案，通過歸通過，在議會這邊永遠都是以我們經費不足，沒有預算，就是不願意去執行這樣子的狀況，我們現在至少已經把禁止錄影、錄音、民眾旁觀，很不合理的規則刪除了。我認為一個根本監督的問題，就是要把我們自己攤在陽光下，才可以讓我們的民眾知道，我們這些代議士在幹嘛，進一步給他們一些壓力，甚至下一次選舉的時候，民眾可以真正選出一些可能比較關心地方，比較有心，比較有前瞻，而不是為了自身利益來經營政治，或者是選舉的代議士，我們現在連立法院朝野協商都可以直播了。縣議會是連讓民眾進去拍張照，錄個影、錄個音都不行，我認為在監督別人之前，我們自己也應該要攤在陽光之下，這個是互相之間的監督，我們的政治才有可能產生一些質變，這是一點點的心得跟看法。

**丘昌泰：**

謝謝我們陳議員的分享。實際上陳議員的看法，可以印證剛剛仁方兄的看法，就是選民的政治文化沒有改變，還是過去那一套，今天社會那麼強調透明公開，但還是那一套黑箱作業的政治文化，如果這個政治文化沒有改變，其他的監督沒有效，謝謝你的分享，

接下來，兩位教授再提出他們的看法，最後我們也請議員再提出你的看法，這樣能給你更多的刺激，更多的 information，接下來我們要請紀俊臣紀教授，他是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兼社會科學院院長，過去他曾經擔任過內政部民政司的司長，精省精簡台灣省政府，就是紀老師的傑作，當時弄了很多的法案非常棒，特別是地方制度法，老實說是樹立我們地方制度運作，非常重要的一個法規，他下來之後，這個法規都沒有看到有修正，就可以知道他這個法案做得很好，裡面有幾個條文，是屬於跨域治理，現在我們做跨域治理，就有一個法源，可以說走得非常先進，請紀老師提出您的看法。

**紀俊臣：**

主持人丘院長，各位教授，大家好，關於友善的監督這個題目，因為過去我也在地方政府服務過，有過到議會被監督的心情，我感覺當時台北市議員監督的情形，還是蠻友善的，人身攻擊蠻少的，不會有甚麼八卦的這種情形。我有一個感覺是，如果監督會成為一個問題的話，這個名嘴要負很大的責任，我們的名嘴到處亂講，有一些根本他都不知道的事情，尤其是過去有一些事，我剛好也知道的事，他也能編出來，而且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，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講友善的監督，一定要排除名嘴式的監督，捕風捉影沒有根據的也亂說，這樣就不好。

還有不要高度的意識形態。我就是對的，你講的都不對，我覺得不管是執政的民進黨也好，或是在野的國民黨也好，對於這種監督，最好是專業性監督，有憑有據，比如說，這次大停電的事件，到底是甚麼原因造成的？除了這個專案小組去了解之外，我們這些要講話的人，要去蒐集一些資料，不要有這些八卦的消息，反而去誤導，明明是這回事，又變成那樣子就不好了。

那怎麼樣能夠達到專業的監督？我覺得剛剛我們陳議員講得非常正確，一定要下功夫去了解，坦白講，台北市預算比較多，有 1600 億，要好好去了解是不容易，像立法院在審預算的情形，可能和苗栗縣差不多，也是亂喊的，因為我有去過立法院，他就會問你要刪多少？大概要刪多少，他會問你，3000 萬好不好？我就比個 3，他說我說 3000 萬是好，是不是？我說不是，是 30 萬，他就說通過，根本沒有在看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只注意到那些跟他利益有關的。

像警政署要買 7 艘海巡艇的案子，那時候還沒有海巡署，7 艘，你看那個利益有多大！300 多億，他們就先在那裡規劃，這個如果把它化整為零的話會怎樣...，所以他們只關注和他利益有關的項目，這些他們都很關心，可能 4 天都過不了，但是如果一般的來講的話，就很容易過。

我是覺得當然量大要選擇性，但是也是要專業，為什麼？因為畢竟要看緊荷包，如果你說這個不對，你要提出道理，我在台北市服務的時候，有一天，工務局的預算，為了買那個吸泥車，結果 4 天停會，工務局的這個預算還沒有過，後來他們找到我了，我覺得奇怪，工務局買車子，怎麼會找到我，原來他們本來一輛吸泥車是 5000 萬，但我把它們變成 2500 萬，他們認為這裡面有鬼，照理來講

減少應該是好事，5000 萬的車可以用 2500 萬買到變成有鬼，後來他們就問我，為什麼你要把它變成 2500 萬，你要說個道理，因為 4 天整個議會停會，我就跟他說明，因為原來是台幣是 1 比 40 買的，現在台幣已經變成 1 比 25 了(1989 年)，那請問是不是要減下來，我這樣一講，議員馬上就通過了。

我當時就問他，匯率從 1 比 40，到 1 比 25，是不是一定要減下來？因為當時我是在研考會，如果我不減，是不是就變成我不負責任了。所以議員要專業，行政部門也要專業，就可以把非常複雜的問題化解。你看那個市議會 4 天沒有審議，那個非常大的風暴就這樣停下來了，而且這是擋人財路的事情，你要怎麼樣把它化解，我是覺得這就是專業。

再來我們一定要公益性。我想各位都知道，現在台灣地區沒有工程配合款，只有台北市，還有嘉義市，台北市不是真的沒有，當時是他們一直爭著要就問我，我就說台北市已經發展那麼快了，像城中區議員，你要他發配合款，豈不是要把好好的道路，挖起再鋪上去，這樣有道理嗎？我就他們說明絕對不能每個議員都有配合款，像現在新北市每個議員是 1200 萬，不要騙我，表面上是沒有，實際上是有的，這個就是說大家都站在公益的立場跟建立制度的立場來看問題，而且一定要堅持，剛剛我講的，如果不是我堅持不能夠有小額工程配合款，就會開放。如果開放以後，你要把它收回去，一定沒有辦法，這個很重要。

還有議員，有些有他利益的問題，我那時候有一天，有一個已經過世姓莊的議員來找我，說您曉不曉得我要連任，我有一條路就靠這條路才能連任，各位想這是麼道理，一條路就能連任，當時我就跟她講那條路我也去過了，沒有人走，結果他說就是沒有人走，我才要開，所以經過了解，他這裡面都有利益的糾葛的。

還有一個姓陳的議員在內湖，明明沒有人他也要開一條路，他就告訴我，那一條路不開不行，我這一屆就靠那一條路了，所以像這種利益糾葛，我們行政部門也好，或是其他的議員也好，一定要有良知來排除他，像我剛剛講的莊議員的例子，我就堅持那條路沒有人，開了路沒有甚麼利益，我講的是公益，他的是私利，其實背後因為要徵收土地，他就可以賺一筆，我說這個不可以，他說要不要去會勘，我說不要去會勘，因為我知道你也知道，到時候說出來更難看，要他諒解一下。

如果有機會就一定要說服他，所以我常常覺得說監督的問題，即使議員很兇，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有專業，才能說服市議員。台北市有一個議員，為了關說他一個親戚的小孩到台北市政府去當雇員，結果人事室不理他，他連續四年都質詢那個問題，所以報紙都不會登，他有一天遇到我，他說他當市議員到現在，要爭取連任，但是從來都沒有上過媒體，我說你不要一直質詢一個題目，媒體不會有興趣，他問我最近有沒有機會上媒體？我說明天中午一定會上電視，他問我甚麼道理，我告訴他早上 11 點鐘一定要來，來了再告訴他。

各位都曉得當年台視是 11 點半，華視中視是 12 點的新聞，結果他來了以後，

我就告訴他，你現在趕快提出權宜問題，他說要幹甚麼？我說那個楊金欉，那一天正好在醫院，我說你要提請議會，在議長的帶領下去，醫院慰問他，然後準備花，一定上電視新聞。

我提這個例子就是說，議員監督質詢，一定要有專業，有道理，去慰問楊市長，媒體當然就會認為是公益，不是為了私利，可以上新聞，所以我講這個事情，就是要說所謂友善的監督，一定要有憑有據，而且確實是為了公益的。

再來一點，你一定要做一個社會的表率，不要憑空捏造一些故事，而且講話非常粗俗的，或是搞一些道具，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必要的，如果能這樣，我相信我們整個議會的文化會改變，不過就整體來講，我在觀察台灣地區，我們台北市議會品質還是比較好一點，以前鳳山市民代表會，為了市長和代表會主席對立，拿糞丟到代表會的主席台上，我那天正好有事到高雄，親眼看到，我覺得像這種水準，怎麼監督人家？以上是我的報告，謝謝！

**丘昌泰：**

謝謝紀老師提供很多非常好的意見，我們最後再來做一個整合結論。接下來，我們是不是請張壯熙張教授，來發表他的看法，張教授現在在華梵大學當總務長，同時是人文研究中心主任，最重要是他在前台中縣副縣長任內，被監督的情況更多。

**張壯熙：**



謝謝丘老師丘院長，主持人，各位議員，各位朋友，我從紀老師剛剛那個故事來講起。在我的經驗，在我的觀察裡面，所有的監督都是友善的，好像還沒有甚麼不友善的。

紀老師剛剛講的最後一個例子，其實可以提供給議員們做參考，你議員沒有

辦法上電視，沒有辦法被媒體注意，其實有時候如果跟官員做好朋友，官員還可以教你如何能上電視上媒體，一天到晚搞它，還不見得可以上媒體。我是一個很務實很踏實的人。一般而言，大家在想像地方議員對於地方政府，或地方自治團體的監督，大概有幾件事情。

一是地方立法，二是預算的監控，三是地方軟硬體的建设，四是行政服務的好壞，五是當然就是指官箴官場那一部份，比如政府官員為非作歹，如果他沒有專業，內部控管沒有做好瞎搞，政風沒有做好，由外部的立法部門來監督處理。行政部門你在各種環節怠惰，或者是推託，其實那要內行人才看得懂，我可以讓一件事情，比如說丘昌泰老師要辦一件事情，到地方政府去，我可以讓他跑三個局兩天辦不出來，搞不清楚到底要去哪裡，無法問出個所以然來，基本上要有深入的了解，才能加速服務，讓行政工作通暢。

至於軟硬體建設那一部份，其實是剛剛各位談得很多的利益結構、選民服務，乃至於是自己本身，每4年要籌一次款，這很正常。至於預算控制那一部份，大概沒有那麼多人有辦法，不要說地方議會，立法院也一樣，現在更狠的是，不給你一整落(預算紙本)，你也不用解開，現在就給你薄薄三片光碟片，看死你了，怎麼翻啊，那個比紙本更狠。

基本上預算的問題，平常有深入往來，有深入交流的，他就很清楚知道說，丁仁方丁局長明年編預算的重點會是在哪裡，他也會知道我這個議員我就是貓狸國的，我要做甚麼東西？他會關照到我，我們兩個稍微 double check 一下都還能夠滿意，也就沒有甚麼要去解開那個預算書紙本，或去翻那個三片光碟了，所以將來不會有光碟片，將來會放在那個雲端，叫你自己上去看，反正影碟你也不會去看。

地方立法也是一樣，甚麼自治條例多困難，陳議員大概還沒有立過一條自治條例(陳議員回答說有：立了2條)，要立自治條例，得要多數人同意，立完以後還得要中央核定，認定那個屬於地方的事務，舉例來講，我現在到苗栗，只要進苗栗出苗栗要收錢，這樣的自治條例就一定不會過。在苗栗的水也有從太空流去的，或是從新竹流過去的，所以你說要在苗栗攔人家的水來收錢，一定有困難嘛！其實地方立法那個功能極其有限，真正的所謂監督，大概就是這幾項：地方立法、預算控制、地方軟硬體建設、行政服務、官箴官場的持續地觀察跟監督。

丘老師剛剛提到的喝酒，這個喝酒不是用來交朋友的，喝酒反而是來害人的，來觀察這個人的，喝完酒會怎麼樣的？我看過比方說65個議員，跟35個官員，65乘35喝得很愉快，喝到都翻了，喝完以後，我是議員，換我質詢的時候，你們35個局長好像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但是現在50分鐘是我的質詢時間，通通站好，不要談朋友情感，我還是要罵你，那時候局長才突然間發現說，那時候的酒都白喝了，所以喝酒，大家以為那個喝酒大家都喜歡喝，其實我看應該沒有哪一個官員或議員喜歡那樣喝酒，基本上，是在互相探測。

剛剛丘老師提到說高雄人對於捷運很高興，台中人很鬱卒，其實一點也不，台中人他們自己很驕傲，包括今年年底要算立法委員的名額，台中多一個，高雄要少一個，所以台中市長現在邁向總統競選之路，又往前邁進了一步，那個丁仁方老師，回去要跟賴神提醒一下。

剛剛那個是現象的討論，所以我的第一個哲學性的思維，就是說就是盤根錯節的結構有不好嗎？為什麼會說不好呢？因為我們沒有在那個結構裡面，因為我們沒有在那個結構裡面獲得利益，當然就希望改變那個結構，打破或推翻那個結構，所以他能夠持續運作 50 年、60 年，我們都曾期待於年輕的選民、年輕的公民會協助我們推翻那個盤根錯節的結構。

經過將近一甲子，為什麼沒有推翻呢？原來選民也會社會化，他從 25 歲的時候，看不起那些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，到了 30 歲的時候他突然悟懂了，我不如還是來賣砂石比較好，然後一年只要爭取到任何的馬路，管他有沒有人，只要爭取到任何一條馬路建設，管他是藍的綠的議員幫我爭取到，反正市面上又多了鋼筋柏油砂石的需求，不是我交的貨也沒關係，因為只要友廠交了貨，市場上就出現了空缺，所以當然是好事啊！這就是我所謂盤根錯節的結構。

我也曾經遇過有人問我說，如果你來選的話，如果選上因為你是讀書人，你會不會當地方首長，我說我會，但是我只有一個要求，你不可以告訴我你只會賣砂石，所以這個國家永遠將成為用水泥森林方法做建設，當有更進步工法，有更進步材料的時候，你有辦法就去做進步的材料，我假設成為地方首長，為地方往前進步，我就會堅持用新的工法新的材料，新的環保概念來處理設計，那你要跟上，你不跟上，賺不了錢不要怪我，所以是看怎麼樣處理在社會化過程中的事。

第二個哲學性思考，問政就一定要用各種規規矩矩地，好像就是我們想像的議事規範方法去問政嗎？其實我剛剛講了那些故事以後，大家就會發現我曾經碰到過一個議員很有意思，他永遠把名牌掛在前面，自己做個塑膠套，自己把自己的名字掛著，坐到官員前面，說你好我是某某某，我有一個事有一個選民服務，或是有個想法想和你討論一下，這是我覺得最好的議員，不是每一個行政官員，都認得哪個議員長得甚麼樣子，可是就是有很多議員會去罵官員，他媽的連我議員都不認識，不尊重我等等，看到那個很好的，他永遠融入到行政權裡面，在行政機構裡面，他了解到狀況，了解資源在哪裡？他了解現在的動態，他也有辦法把他想要推動的進步，乃至於他選民的託付，透過這種互動，他就夠解決，不需要在議事場上罵官員，好像去表演才能獲得選民的支持，我看不見得。

所以剛剛陳光軒陳議員提的苗栗縣縣議會，他們不對外公開所有討論過程，我幾乎可以想像為什麼，因為在鄉下有太多不適合講話，長得不漂亮，滿嘴檳榔渣的議員，但他真正是好人，那你叫他公布在討論的時候的發言，他講起話來永遠是粗魯的，他講話開口就是國罵，如果公布在那個畫面上出現，他是完全吃虧的，這種議員比例愈高的時候，議會自己的內部規則就愈不會對外開放。

如果都像陳光軒這種帥哥議員愈來愈多，它開放的機率就愈高，但是那都是在持續社會化過程，設法去把從量變到質變，我從來沒有因為剛剛大家講得那么多困境，而心理上那個希望跟光就消滅掉的人，我一直認為我們就務實的踩著腳步，看著希望跟光努力地往前進步，走一步算一步才是前途，以上是我的報告，謝謝！

**丘昌泰：**

這是張副縣長的現身說法，所以他採取的策略是融入，但是又不喪失立場，就是你越不融入，越想要用一種跟當地格格不入的方法去改革，反而改不成，我想我們懂他意思，最後是不是我們請林議員。

**林亭君：**

謝謝主持人，各位先進前輩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亭君，我跟陳議員一樣，是這次當選的，我是 2014 年年底當議員，只有三年的時間，在各位前輩面前發言，真的好好像有一點不自量力，在關公面前耍大刀，所以等一下有講得不對的地方，還要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。

首先要跟大家抱歉，前兩天剛好台灣民俗節慶，就是農曆的鬼門開，所以我先去跑了普渡，所以遲到很抱歉，之所以會提到這個，是因為像剛剛陳議員講到的，我們年輕一代的議員，很想要跳脫傳統的方式，但是現實生活中，這是不可能的事，因為不論我們在議會問政如何？地方人士都不會在乎。對你這個人的評價，就是我辦的活動，你有沒有出現？你有沒有關心？你有沒有送水來？有沒有送我們禮物？你有沒有送我們摸彩品？這才是他們對你有沒有關心的評價，我也沒有覺得這樣是好或是不好，畢竟我是依照這條路而當選的。

只是說誠如剛剛陳議員說的，如果我們年輕一代，想要走出我們自己的路，必須要整個選民結構有所改變，像剛剛老師說的，雖然一個甲子過去了，但是我個人是沒有看到有何改變的，從我的伯父選了 25 年到現在，我們的模式都是差不多的，只是現在因為網路的興起，年輕人在社群網站，幾乎已經不再看電視了，大家看的都是網路，有很多消息很多流傳的資料，說實在有一些資料是否正確，我們也找不到作者，在監督市政府的時候，我們也小心翼翼。

最近大家比較關心的，像道路容積移轉，或者是同性婚姻的部分，不論是遭受到政黨的壓力，或者是選民的壓力，我們其實在開委員會的時候，或是在簽法案書的時候，我們常常無法真的按照我們自己的意思，因為現在網路的力量很大，我們只要一反對，網路新聞立刻就出來，有幾個議員贊成道路容積移轉，好像我們收了地主多少錢，或是建商多少錢，但是事實上，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理念，我們也是看過整個法案，了解全盤的利弊。

因為我有真正的瞭解過，所以我是認為開放是對的，可是公民團體他們透過網路的力量比較大，媒體的力量比較大，我們也沒有辦法為自己辯駁，我們要監督市政府的時候，事實上我們也有被人民監督壓力存在，為什麼要說這個，因為在同婚的事件上，國民黨受到很大的壓力，因為大家把同婚跟性平畫上了一個等

號，好像我不支持性平交易，就是反對同性戀，事實上是完全兩回事，可是我們完全沒有平台，沒有媒體可以讓我們來做說明。

另一個部份，在議會常常在表決法案時候，因為我們議會是採黨團政治，通常民進黨要，國民黨就不要，我們一定是尊重黨團，如果不尊重黨團，馬上就會被開除黨籍，議員也不用做了，所以說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，監督市政府，我覺得是在我當議員這段時間，常常遇到的問題。

再來就是選民，因為我在當議員之前是當伯父的助理，我是跑地方型的，才會對地方的活動這麼的重視，畢竟我們是這樣選過來的，但是我們在爭取預算的時候，我是真的沒有每一本都拆開來看，我確實也都是翻我關心的，我們幫里辦公室爭取的，我們幫大樓爭取的部分。

但是現在因為選舉是非常非常激烈，從里長的選舉到議員，到立法委員的選舉，大家一定一條龍要配合，所以我們也會受牽制於里長，隔壁里的人行道鋪面更新，那我這個里也要更新，雖然我的路還好好的，可是他不會直接跟你講，他會說隔壁里已經更新了，為什麼他可以更新？我不能更新？那我們要不要幫他呢？我們選區有8個議員，你不幫他，他找別人，以後路變成新的時候，沒有你的份，我們是需要選票的人，那我們該怎麼辦呢？不論是政黨、選民或是基層，其實在很多時候，我們也是被牽制了，被控制的，這個部份我相信這種情形，只要還有里長的選舉，有議員立法委員的選舉，都不會改變的。

最後剛剛提到苗栗縣議會的審查會，好像不是那麼的公開，我自覺在台北市的部分做得還不錯，我們的議程每天都會公布在網路上面，開委員會的時候，我們也是確實逐條審議，席間也會有記者席，你想要過來聽隨時都可以過來聽，所以這個部分，是台北市做得比較好的。

接下來我想要討論的是，現在大家都在推崇民主政治，但是我覺得一般的民眾，普遍不相信他們選出來的代議士，台灣人認為我們有民主，有民主選舉，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，但是立法院又同時被選為是台灣第一亂源，那表示你一方面推崇民主政治，但是又同時不相信在民主制度下自己選出來的民意代表，我覺得這很弔詭，我們要思考的是，民主政治難道真的是最好的嗎？以上是我個人一點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，如果有不對的地方，還請各位先進前輩包涵指教，謝謝！

**丘昌泰：**

我們時間差不多了，還有3分鐘，然後我們就到樓上去做總結報告，順便跟各位提一下，晚上在彭園有一個簡單的聚餐，歡迎大家參加。剩下的三分鐘，我把大家的看法做一個總結，如何做友善的監督，大概要從這幾塊去做檢討。

第一個就是要改變偏差的傳統政治文化，包括利益工程的黑箱作業，再來是選民的文化，選民要爭取預算、要服務的文化，營私牟利的部分，不法民意代表，小型工程配合款，還有藍綠對立，顏色都會影響應該改變。

第二個我們要去做監督，最好是有憑有據的去監督，公益導向的監督，就事論事的監督，這是第二點。

第三點社群媒體，還有青年的監督，選民的自覺，也扮演重要的角色，特別是有憑有據的討論，我們要拒絕亂扯的編故事的名嘴文化，剛剛紀老師提這一點，我覺得真的很重要，同時我也希望改變對民代的刻板印象。事實上我覺得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年輕的議員，都很不錯，包括我們陳議員，我覺得你在苗栗還是堅持你的做法，老一輩總會過去，隨這個社會愈來愈進步，我們期待會改變，林亭君議員，我覺得還年輕，將來發展空間很大。

最後一個是我們當事人遊走議會，可以做得很好的我們張壯熙張教授，其實他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思維，既然現狀環境沒有改變，那你乾脆就融入，可以出汗泥而不染，我可以跟你混在一起，可是我沒有違法，我沒有踩到紅線，所以他提到的幾個策略，我覺得很好，跟政府官員不但不能夠把它看成是敵人，要把它當作是朋友，這樣對抓住他的預算要提意見，更可能被接受，特別是這些地方性的活動，議員去參加去配合，其實就是為你累積很多的人脈，所以這些不同的做法，和不同的思考，我相信在座的議員身經百戰，我們總是希望台灣的社會，能夠繼續往正面發展。

很高興今天參加的都是很年輕的議員，我們台灣的未來就靠你們了，我們非常謝謝幾位議員，更謝謝幾位與會，高雄台南不遠千里而來的專家學者，我代表主辦單位謝謝大家，我們這一場就在這裡結束。